

1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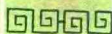


封开县政协文史组编

6.



封開文史



3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大革命时期开建县农民协会情况调查	县政协文史组 (1)
甲第开南国 ——岭南第一位状元莫宣卿和他的诗	黄镇林 (12)
莫宣卿诗十首.....	(14)
古苍梧郡广信县置治考.....	陈楚源 (17)
封开的古兵械.....	陈学均 (25)
古兵械照片一组.....	(27)
封面设计：李 云	

大革命时期开建县 农民协会情况调查

政协文史组

今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三日，我们政协文史组，由县委党史办，县志办和文化局等几个单位的政协委员，组成一个工作组，对大革命时期的开建县农民协会的组织情况，先后共进行了两次调查，现将调查情况综述如下：

根据我们的调查，原开建县在大革命时期曾经组织过农会，有县农民协会（先为县农民协会筹备会）并在一、二、三区组织过基层农会。当时，开建的第一、第二两个区，现建制同属一个南丰區；原来的第三区，现建制分属渡头、大玉口、都平等三个区。原来的第四区，现属金装区；原来的第五区，现属长安区。全县共为五个区，其中四、五两区尚未组织过农会。这两次调查，共调查了原第一、二、三区的于村、平滩、山口、侯村、金岗、小垌、大岗、尚礼、小玉、赤黎、都平口、官冲口等十二个基层农会的情况，调查大多采取召开老人（七十六岁以上）座谈会的形式进行，少数是分别逐个走访老人。在调查访问

过程中，曾经得到各所在地区、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区、乡召开座谈会时，区、乡两级有关领导同志还亲自到会指导，或者分别派人和我们一起下乡、下村开展调查访问。此外，南丰片政协工作组负责同志也给我们以有力的支持与协助。所以，使我们的调查访问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目的。

关于大革命时期原开建县农会的组织情况，由于缺乏档案资料，加上事隔多年，而过去组织农会的骨干又大多都已去世，情况也比较复杂，因此，调查所得的情况是不够全面的，特别是从座谈会和个别访问所得的材料看来，有些地方有出入，有些地方有矛盾，现在只能采取求同存异、去粗取精的办法，把它梳理出一个头绪来，反映它的一个基本的面貌。

(一) 县农会概况

原开建县组织农民协会，于一九二六年（丙寅年）夏秋间开始，到一九二七年夏结束，为期不到一年时间。

县农会组织之初，名为开建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当时会址设在县城关帝庙（现南丰影剧院）。该关帝庙大门外，挂有两块招牌，一块叫广东省开建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一块叫中国国民党开建县党部筹备处，两个单位合署办公，同时开展工作，甚至是一套人马，各有分工。当时，还处于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同属一个国民政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共分裂，县农会活动即宣告结束。

开建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时，主要负责人是 刘 学 蒙

（新兴县人，县党部筹备员）。龙颂廷（即龙朝扬）协助农会工作。成员有李值荣（德庆人）、谭尚麟、侯汝海、于天一（即于沛麟）、林伍、李高森、侯尚德等。县农会筹备处成立后，各成员即分别到各区、乡、村进行宣传发动，逐步组织基层农会。开展工作前，一般都在组织基层农会的乡村抽调一个有一定文化的青年集中县农会先学习一段时间（约一星期），然后随同县农会筹备处人员回去区、乡配合宣传发动组织农会。据退休老教师梁培文说，他当时还是个青年学生，因与龙颂廷是亲戚关系，和龙等吃住在一起，有时也协助县党部和县农会做些闲散工作。县农会筹备处举办青年学习班时，他也参加学习，学习结束后也随刘学荣等到一区平滩、二区大岗、三区小玉等区乡基层协助开展宣传发动组织过农会。龙颂廷和于天一等则多到一、二两区发动组织基层农会，林伍则多到三区。至于四、五两区，则未开展组织基层农会。直至一九二七年夏间，上面派出国民党清党工作组到开建县清党，在开建县党部（即与县农会合署办公处）发生枪杀清党工作组人员事件后，县农会也因之停止继续活动。关于枪杀事件，目击者梁培文说：枪杀事件发生前，他因有时协助龙颂廷表兄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曾有机会看过一份由李济琛署名的清党文件。不久，上面就派清党工作组到开建清党。清党工作中未悉是何原由，竟把龙颂廷等人扣押起来。当时，地方人士和区乡基层农会曾联合组织群众到县府向陈仲维县长请愿放人，县长不放。一天晚上，县自卫大队长谭戊（龙廷颂心腹）即率领一支武装冲进县党部，当场击毙清党工作组人员两名，把龙颂廷等人抢了出来。谭戊原是开建著名匪首，绰号叫“大山戊”。谭能当

上县自卫大队长，是由龙颂廷等地方人士做工作招安下山出任的，龙兼自卫大队的秘书，两人私交甚厚。谭见龙被抓，随即动武相救。事件发生后，事态严重，县长陈仲维惧怕地方势力，表现束手无策，不敢处理，但又无法向上交代。当时，龙颂廷等人即与地方人士商量，采取如下对策：把清党工作组的一个姓谭的幸存者叫来，进行威胁，要他亲自写个枪杀事件是“过境土匪劫杀所致”的歪曲事实的报告上呈。该报告写完之后，还要县长陈仲维亲自签名“证实”后才上报。据称，陈仲维慑于地方势力和匪患严重，为了息事宁人，也乐于俯首签字云云。又据称：县长将这一报告转呈之后，上下公文来往达数月之久，最后上面以“县长失职、无能”为辞，撤了陈仲维的县长职。尔后，县党部暂停活动，县农会也就相继解体。

（二）基层农会组织及其活动情况

开展组织基层农会，一般由县农会派人带同各乡村通过参加短期学习的知识青年协助发动组织。事前做好一般的宣传工作，说明组织农会的目的要求，然后举行农会成立大会。成立大会一般都在各乡村的祠堂、庙宇或神社广场搭棚举行，有一定仪式。会场主席台挂孙中山像。两旁有副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会场外面，升挂犁头旗。参加大会的会员，一般不分成分，均可入会。会员每人收四角银毫，发一枚“广东省开建县农民协会会员证章”。会上，宣布推选出的农会领导组织成员名单，大会中心内容是宣传组织农会的目的要求，宣传“耕者有其

田”、“二·五减租”等，并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成立大会结束后，一般以茶会庆祝，个别的举行聚餐。经费由会员凑钱或以公尝费开支。

南丰于村农会是最早组织的农会之一，是由本村在县一小当校长兼县农会工作的于天一回村发动组织的。据该村八十五岁的于时花和七十八岁的于善权两位老人说，于村农会大约是在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八、九月间成立的，会址是于村于家祠堂。农会成立时，祠堂正中挂孙中山像，两旁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由于天一主持开会，县农会龙颂廷也到会指导，全村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农会。会议宣传“耕者有其田”等组织农会的目的要求。会员每人都发有一枚会员证章，会场门口挂上犁头旗。会后聚餐，是会员凑钱开支的。当天聚餐后在祠堂门口举行祭旗，并组织会员群众游行，每人拿着一支三角小彩旗游行到南丰街，高呼“耕者有其田”、“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该农会主要负责人是于善朋和于大中，于天一也是兼本村农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于善朋是农会长，管全面；于大中专管武装。农会成立之后没有向地主阶级进行过什么斗争，也没有开展过“二·五减租”的活动。农会最重视的一件工作是防匪，农会武装不叫农民自卫军，是由原有的民团转过来的，主要是防土匪抢劫。各家各户的会员，都要派人在本村各路口轮流值夜，不参加轮流值夜的，每户一年要交三十元白银防护费，作为农会武装巡夜的值班人员“宵夜”等费用开支。该农会组织起来后，很少开展其它活动，后来听说封川那边国民党政府反动派开展镇压农会，南丰街关帝庙

（党部和农会所在地）又发生枪杀事件，以后于村农会也就无形中解散了。大革命失败后，于村农会，从干部到会员没有被捕被杀等镇压事件发生。

平滩农会，也是一个成立较早的农会。该农会的组织经过及其活动情况，大体上也是与于村差不多。是由该村参加县农会短期学习过的梁培文随同县农会负责人刘学荣等回村宣传发动组织的。农会领导成员，大多是有钱有势、有文化的，当时群众说是“有声望”的人。至于参加农会的会员，据说是凭户口登记入会的，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大革命失败后，该农会骨干和会员，同样没有受到什么镇压。

侯村农会是在丙寅年（一九二六年）秋成立的。成立大会在侯村“乡贤祠”（亦叫大厅）举行，到会二百多人，全村各户均有人参加，汶塘、江背、平滩、时学、富孟等村均派代表庆贺，县农会刘学荣、龙颂廷、李值荣、林伍等主要成员都来参加，并分别讲了话。成立大会的声势比较大，会上除了履行一般的仪式外，到会人员还集中在会场外的禾地广场摄了一幅大会团体合照留念。侯村农会成立虽然比较热烈而隆重，但是成立后并无什么活动，据说主要是农会领导成员意见不统一，无法开展活动。县农会领导了解到这种情况，曾多次派人到该农会召集农会骨干开会，谋求解决问题，始终未能如愿，甚至连开会也开不成。据该村八十二岁的老农会会员侯国权说：当时推选出的农会领导人，有的是有钱有势的、有的是穷佬仔，好像“猪红煮豆腐”，又红又白，合不来。县农会派人下来召集开会他们都不愿到会，有的提早上山砍柴草，有的明知在家躲着也说不在家。正因为如此，侯村农会只是个空架子，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以后就

不了了之。这是另一种情况。

金岗农会也是县农会刘学荣，李值荣，龙朝扬等直接前往宣传发动组织的。全村也是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农会，有钱有势的掌握农会领导权。农会也宣传过“耕者有其田”、“土地国有”等政策。农会成立后很少开展什么活动，主要的就是加强防匪，农会武装不叫农民自卫军，也是由民团改编过来的武装，晚上加强巡逻，并发动群众制作牛尿浸炒过的竹钉，钉在村寨木棚围墙周围防匪突袭。农民入会后受到控制，在一段时间内到南丰街买东西也不能多买；特别是买盐，每月一次不能超过两斤，超过了就以“通匪”、“济匪”等罪论处，甚至当作土匪办。

小洞原属二区南乡，后改南武乡，一九二六年九月间成立农会，会址在钟灵寺。农会负责人龙朝扬、谢国业，李定芬等四个人（其中另一个已忘记）。南武乡各村因地理环境关系共分四坊，每坊一人，共四人负责农会。农会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参加，不参加者，如逢土匪抢劫该户，农会不予理会。结果，几乎是全村各户都要参加，而且每户都要派出一人轮流参加巡夜放哨防匪。农会有武装，也是原有民团转过来的，不叫农民自卫军。参加农会的要收会费，以田亩计，每亩田交十斤稻谷，有钱有势的和穷佬仔都不例外。

都平的都平口、官冲口也组织过农会。都平口农会是县农会派林伍去宣传发动组织的，会址是禾楼社，也是家家户户有人参加，不分地主或穷苦农民，农会骨干有地主也有农民。据八十三岁的老人岑寿祥说，农会长是穷佬仔岑世兴，农会骨干岑礼恩、岑礼庚是地主。官冲口农会，农会领导成

员和会员则清一色是农民，农会长是谈荣耀，骨干有侯日宏、岑植初等。因该地都是穷佬仔，没有一户地主。以上两个农会，农会武装亦由民团改编过来，但称农民自卫军，参加自卫军的成员都发有一顶“铜鼓帽”，任务也主要是防匪。此外，农会很少活动，更没有向地主阶级进行过斗争。

大玉口赤黎农会（会址龙圣庙）和渡头小玉农会（会址：仁威寺），宣传发动组织及其活动的经过情况，大体上与其它各农会相同。但有一点不尽相同的是：有不少农民没有参加农会。赤黎乡九十岁的老人唐乃斗说：“参加农会的大多是有钱有势的，有文化的，教学的或者是当保甲长的。只有个贫农当甲长的叫吴鸿卿也参加过农会。”农会成立后，执行县政府的命令，限制农民购物，多买了就说是通匪、济匪，生盐更不能多买，每户每月一次过只能买到一至两斤，限得很死。

一九二六年，也就是开展组织农会这一年，国民党开建县前后两任县长邓邦谟、何柄林办清乡，说是清匪，杀了不少无辜的农民。小玉乡八十三岁的林焕棠老人说：在第三区，清乡大队长吴炳华（西山人）配合县长请来广西吴国忠一营军队打土匪，虽然打死了土匪头子林光勋（上盘高人），但也杀了当地很多无辜的农民，只要有人诬告某人是土匪，或者通匪、窝匪，就都说成是农匪、农贼，不管真假，一律照杀。有一段时间，仅一次就杀了十多人。水声村农民林裕桂和塘塘村叶新昌父子等人就是被说成是土匪农匪而遭到枪杀的，有的农民被拉到南丰生割掉。

根据前面各基层农会的调查了解，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情况：

1、参加农会的会员，基本上是全民性的，成年男人都可参加，有的按户口登记入会。即群众说的有钱有势的地主以及穷佬仔农民一样都可入会为会员。只有赤黎、小玉两农会，据一些农民老人说他们没有参加过农会。

2、农会的领导成员，大部分是有钱有势或有文化的人，即群众说的是“有声望的人”。

3、农会武装是由原来的地方民团转过来的，大部分不叫农民自卫军，只有都平口和官冲口两个农会的武装叫农民自卫军。农会武装主要是防匪。

4、各基层农会组织起来后，没有向地主阶级进行过什么斗争。

5、大革命失败后，没有农会的领导骨干被镇压的情事发生。

附：有关大革命时期开建县

农民协会的一些历史档案材料

一、开建县党部公函

敬启者，敝党部经于四月十、十一日之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举行成立开幕典礼，用无记名法选举（各部职员），结果以李植荣、龙朝扬、刘学荣、梁冠南、于沛麟、林彪年、

李慧立七人被选为执行委员。莫大猷、林国桓、张祖训三人被选为监察委员。侯兴熊、梁镜廷二人被选为候补委员。十二日，开执委、监察联席会议分配工作。推定李值荣、刘学荣为执委会常务，林国桓为监察会常务；龙朝扬为宣传部部长，李值荣为组织部部长，刘学荣为农民部部长，林彪年为工人部部长，于沛麟为青年部部长，李慧立为妇女部部长特聘乞为秘书，均经宣誓就职。除呈报并分行外，相应函达，烦为查照，并希时赐。

教言，以匡不逮，寅纫党谊。此致

开建县县长谭

分属

一、二、三区农民协会

开建商民协会南丰分会

民国十六年 月 日

（注：上述公函缺具体时间）

二、开建县第一区党部筹备处布告

为布告事，昨奉

县党部筹备处委任令开：兹委钱需贤、梁冠南等九员为第一区党部筹备员等因奉此，迭经开会讨论筹备组织一切进行事宜，业已议决，一致通过，并准予阳历三月二十日（即夏历二月十七日）十二点钟，本区党部成立（举行）开幕典礼。届时，务希本区各党员，以十人推举党员一人前来参加选举执行委员，幸勿延误是盼。此布。

钱需贤、高裕昌、梁冠南、
筹备员：徐炳华、侯明波、陈树荣、

陈霄鹏、李慧立。

民国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引自县档案馆《民国档案》目录1卷号55）

三、《开建县长诬良为盗的新花样》

西江的县长原来以摧残党务压迫农会著名，开建县长也不例外。现任县长何炳林，确能秉前任邓邦谟的规范，包揽党务，冒设农会，前后措施，如出一辙。近来何县长的包揽冒设的沙煲被笃穿了，他老先生老羞成怒，唆使保安队和第三区等地的民团，到处惨杀农民泄愤，拘捕农民入狱的，每日至少五、六人，这更不在话下。据该县县党部筹备员刘学荣给省党部组织部秘书陈永年的信说：何县长残害农民的妙法，要限制农会会员买物，如买物重量超过二斤，就加以通匪罪名，不待审讯，立行枪毙。农会会员这样轻易变成土匪，无怪乎“农民协会是土匪”的呼声，遍于各地了！（赤夫）

（见民国十五年十二月《犁头周报》第二十一期）

注：上文中提到的“要限制农会会员买物，如果买物重量超过二斤，就加以通匪罪名”中的“物”指盐。我们在调查中，根据群众反映，政府限制农民买盐，每户每月只准购买一至二斤，如果多买就会被诬指为接济山上的土匪，因当时全县匪患猖獗，匪众缺盐。

甲第开南国

岭南第一位状元莫宣卿和他的诗

黄镇林

最近，封开县重修唐朝状元莫宣卿墓，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莫宣卿，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岭南地区开天辟地的第一个状元，同时又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确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

莫宣卿，字仲节，唐代封川（今封开）县渔涝区人，生于唐文宗大和八年（公元八三四年），卒年不详。幼年丧父，随母改嫁开建（今封开县北）县南丰区莫家。宣卿天资聪敏，手不释卷，辄过目成诵，七岁读书就显露过人的才智。年未弱冠，就写下“我本南山凤，岂同凡鸟群”那样一鸣惊人的诗句，表达了他高才自负、心事拿云的不凡志向。他自信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博得金榜题名、扶摇直上是信心百倍的。

他上思敏捷，文不加点，一挥立就，幼有神童之誉，十几岁就文声六诏，远近驰名。后人推崇他的文章，说：“才华宏丽，顷刻万言”，实非过誉之词。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八五一年），果然不出所料，他年仅十七岁，就一举高中状元，龙头夺标，开辟了岭南仕途之路。为此，他情不自禁地写了《及第自咏》诗，“羽翼高飞到碧霄，鹏程万里岂知

遥；才吞王母千年药，便夺龙头第一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当时少年得志、平步青云的激动情怀。

的确，这是“文开百粤”的壮举。在古代，人们心目中的岭南，地僻偏远，气候炎热，生产落后，是个文化闭塞的瘴疠之地，人人视为畏途，谈虎色变。在这样的土壤中，能够培育出类拔萃的人物，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而莫宣卿却以一介蛮荒士子，一举压倒琼林，独占鳌头，名满京华，不能不承认他确有超群的才气。从此，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岭南的偏见，实在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足使岭南人引以自豪，值得大书特书。

后来莫宣卿以状元入翰林，因母亲年迈，乞补授台州别驾，惜未到任而病逝。这样一位风华正茂的岭表一代高才，功业未成，昙花一现，诚千古憾事也。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著作，见《全唐诗》和《封川志》，以及清人黄子高多方搜集的《粤诗蒐逸》，仅存诗五首。其作品流传虽少，却使人在字里行间，惊叹他的宏丽才藻，惋惜他天才早折。

他早年写的一首《答问读书居》云：“书屋倚麒麟，不同牛马路。床头万卷书，溪上五龙渡。井汲冽寒泉，桂花香玉露。茅檐无外物，只见青云护。”这首诗写出他淡泊明志，寒窗苦读的景况，表明自己意趣高远、读书自乐的宽广胸襟，这为他以后的摘斗摩星，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这首诗中，使我们深刻领悟诗人的成才，不是轻而易举的，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诗人刻苦攻书的写照。所以说，他的成功，固然有其天赋聪颖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勤奋好学的结果。难怪杜甫诗中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他另外两首诗也写得格调清新，朴实无华，虽在唐代名家荟萃、佳作纷呈的环境里。也表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给后世雄直清新的岭南诗风不无一定影响。他的有限存诗中，在岭南诗歌史上也算得上乘之作，然而，他的诗却被某些选家忽略了，因此后世的岭南诗选本很少收入他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的事。

他壮志未酬、英才早逝以后，家乡父老非常怀念他，在他的墓门上刻上“甲第开南国”五个大字，给予很高评价，墓虽已废，现封开县动工重修，宣卿倘若地下有知。也应当含笑九泉了。

（原载广州诗社1986年第19期《诗词》）

莫宣卿诗十首

唐·状元莫宣卿，少年勤学，才思横溢，文不加点，一挥立就，诚岭表一代高才。惜其诗文多已散佚，今从《全唐诗》和《封川县志》、《开建县志》中辑得诗作十首，以飨读者。

县政协文史组

七岁戏题沙上

英俊天下有，谁能佐圣君；
我本南山凤，岂同凡鸟群。

登 麒 麟 山

气象生奇异，临封此大观；
势高千百丈，景有许多端。
踏上飞云顶，拨开障雾看；
九州如一狗，沧海渺漫漫。

答问读书居

书屋倚麒麟，不同牛马路；
床头万卷书，溪上五龙渡。
井汲冽寒泉，桂花香玉露；
茅檐无外物，只见青云护。

省试百官乘月听残漏诗

建礼俨朝冠，重门耿夜阑。
碧空蟾魄度，清禁漏声残。
候晓车舆合，凌霜剑佩寒。
星河犹皎皎，银箭尚珊珊。
杳霭祥光起，霏微瑞气攒。
欣逢明圣代，长愿接鸳鸾。

赠西山草堂道人

学道仙翁构草堂，莹沾青紫履玉庭；
天晴闲看山铺尽，夜静厌闻客犯星。
几卷新书题竹壁，一张古琴挂蓬屏；
征鸿不到云林里，月上罗浮醉未醒。